

一艘战舰的大江大海
三个老兵的爱恨情仇

[新加坡] 毕莫 著

抢救中胜 222



抢救中胜 222

[新加坡] 毕莫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抢救中胜 222 / (新加坡) 毕莫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609-9867-1

I. ①抢… II. ①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9920 号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7-2014-358 号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授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仅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抢救中胜 222

[新加坡] 毕莫 著

策划编辑: 白 雪

责任编辑: 高越华

封面设计: 傅瑞学

责任校对: 九万里文字工作室

责任监印: 朱 霞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武汉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5

录 排: 北京嘉泰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7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一九九五年十月五日深夜，

台湾海军运补舰中胜222搁浅于野柳“豆腐崖”观光岬角。

一九九六年二月四日清晨四点，进行拖救工作。

一九九六年二月五日上午十时五十四分拖救成功。

不幸，却于当天下午沉没于野柳外海约五海里处。

拖泊不当？有意弃船？

至今台湾军方仍在进行调查，追究责任归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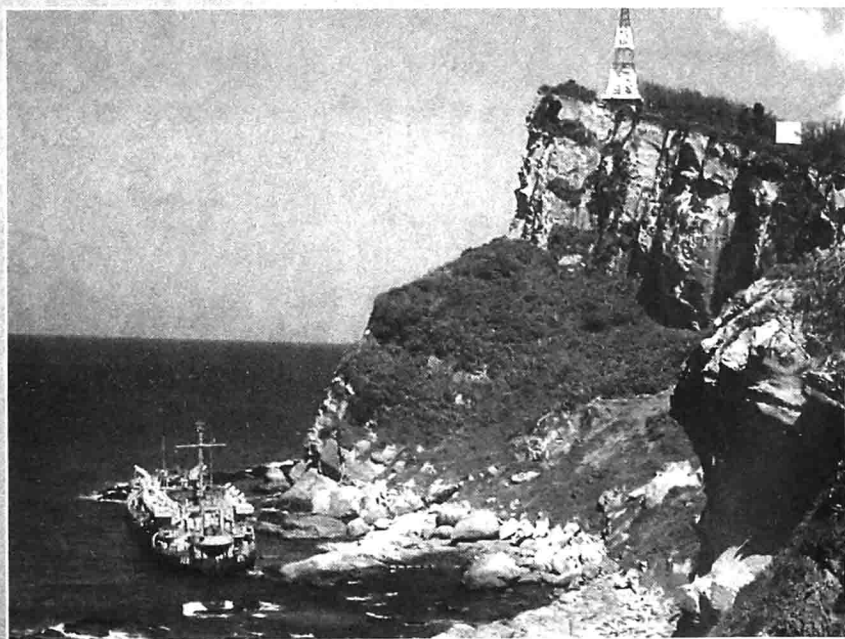
以上转载自各大报新闻片段。





四十年代的黄浦江
东篱摄影 / 微图提供图片





这个事件只在台湾军系的《青年战士报》上有详细报导，
一般新闻媒体多半约略带过。

除了军方，特别是海军，一般民众不会关注此事。

唯独他们几个，游离在今日与过往，时空交错的混乱中；
挣扎在生与死，意念的撕扯里……

中胜 222 之于他们，不仅是一线生机、一丝希望，
还是记忆中移动的故乡。

1995

目 录

序幕 搁浅

一九九五，闰八月	002
“芋仔番薯”	008
见孙不辱有罪	015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026
从“克难街”走出来的女儿	033

第一章 岁月痕迹

黄浦江畔造船梦，中国海军新希望	043
“生火荣富”关说，“摇舢板”争气	050
什么苦都可以吃，不吃回汤豆腐干	058
“船坞匠首”造就了“试车专家”	064

第二章 停不了的战争

左边马克思，右边孙中山	076
打完日本鬼子，自己打自己	081
青春作伴好读书，学生流亡奔四方	085

第三章 LST 1033

中字号“222”的不死神话	093
撤退，就在上海萧条时	098
经历海战和叛变	102

第四章 远离家园

天若有情天亦老	109
二十银元换一生的等候	119
白色恐怖，赤色烙印	125
乌丘造水，远眺家园	129
泅过 1800 码就到家	132
风浪不曾停息，唯有乘风破浪	136

第五章 抢救行动

面对老化	149
被时代驱赶	155
转动时光机	161
生死与共的友谊	169
逮到修船的老人	176
三个臭皮匠加上一个诸葛亮	186
爱到深处无怨尤	193

第六章 军舰不沉，老兵不死

尾声 血脉相连

畢釐輔照片资料（小说江凯的原型）

序幕 搁浅

三个老人和一艘老军舰，
曾共同走过荒谬、错乱的年代。
如今，时过境迁，物换星移，
竟又再度重逢；
是宿命，是天命难逆，
抑或是世代交替的规律。

搁浅，另一个旅程的起点。

一九九五，闰八月

一九九五年十月五日深夜，台湾省基隆市。

这天是个鬼哭神嚎的风雨夜，整个台湾岛正笼罩在暴风圈里，就像浸在海水中的泡棉，半浮半沉。

困着闰八月，延滞了夏天脚步的离去，白天还存有的一丝暑气，却叫这场急雨给浇熄。

基隆野柳的沿海一带，更是狂风怒卷，洪涛巨浪；就连风景区的“女王头”也是坑坑疤疤，皱皱歪歪地愁着一张脸。

靠近风景区外围的防波堤一隅，独坐一个老人，瘦骨嶙峋，若不细看，怕要将他当成只是堤上残破的石块一角。

身上没有任何雨具，单薄的白汗衫，配着灰黑色短裤，脚上仅趿一只拖鞋，另一只不知是来时在路上遗落了，还是坐在这里时，被迎面不断扑来的海舌冲刮掉了。

阵阵泼洒的雨水像把长毛刷，不停挥拍，脚边的浪花也应和着同一个节奏，此起彼落拉扯；尽管顽强的身子僵硬地抗拒，却也不自觉地微倾，像吊挂在左脚大拇指头上的那只拖鞋，岌岌可危，再一阵大浪，怕要被冲落海里了。

他怔怔地望着海，瘦削而满布皱纹的面容毫无表情，干裂的唇紧闭着，任由雨水冲刷，却一点也刷不去嘴角的孤绝。只有那一双眼，不知是海波的反射在涌动，还是大脑的思潮在翻腾，却显出多种变化。偶尔，两排浓密粗黑的眉毛不堪重负，让雨水滴落眼帘，也无心理会，因为，早已分不清是雨是泪。

在这个时间，这种天气，出现在这里，很容易被误会是要来寻短；可那双恶狠狠的眼又像是来寻仇，对象是大海以及连接大海的黑暗。

他叫江凯，曾有人叫他“上海小歪（小孩）”、“试车专家”、“台湾黑眉毛”、“外省人”、“老芋头”。最近的新称呼是“台独分子”、“钉子户”。

串串相连的符号，注解了他一生的际遇；或说，他一生的际遇，成了这些符号的注解。

这不是他第一次坐在这里，但每次的心情都不一样。第一次坐在这里是在一九四九年，那时他刚满二十岁，是上海江南造船所的技工，被国民党以二十个“袁大头”银元收买，懵懵懂懂跟船到台湾，思念家乡时，就会来这里看海；第二次是十年后，受到海军重用，不但辅导海军机校、官校的实习学生操作冷冻柜，还执行了“乌丘岛造水”任务，原本一帆风顺，却因念念不忘家乡，频频来此“问海”；第三个十年，历经“白色恐怖”，人生掉落谷底，形如槁木，只能在这里凭吊逝去的年华，莫衷一是；第四个十年，千载难逢的机遇，有了家就有了寄托，妻子叫阿月，女儿叫江东东，一家人来此遥祭祖先；之后来的一次是一九八五年，为了积极参加“老兵返乡”的社会运动，只好和阿月假离婚，来此捋平纠结的心情。

如今，经历返乡再返乡，决定以台湾为故乡，重拾破碎的婚姻，却为时已晚。

选择遗世独居，却又逃脱不了社会的紧迫盯人。除了被贴上“台独同路人”的新标签，又成了“钉子户”的代言人，这些都令他痛苦万分，只能到此海角一隅，尽情宣泄怨懑。

曾经想过，就这么跳下去，一了百了；可又不甘心，心想，最苦的日子都熬过了，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可这就是问题所在，当所有的苦吃完了，即便有了山珍海味也尝不出甘甜来；也因此才会糊里糊涂，把到手的幸福放掉，覆水难收。

“人生如果像个调节器，可以归零，重新来过；或者像电影情节里的时空机，可以选择回到过去的任何一个时空，该有多好。”

江凯想，若真能这样，他会坚持选择不跟船到台湾；或许选择来台湾，但不返乡；不，应该是不要去搞什么社会运动，顺其自然，跟阿月、东东过着简单的生活。若还有机会返乡，就带着她们一起去探亲，再一起回台湾定居，共度余生……他经常在这种亢奋的幻想中痛苦着，在痛苦的清醒中茫然着。

幸福如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是岁月的压痕，千斤重的记忆。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如今，人称“小邓”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再也抚慰不了江凯的心，因为几个月前，她在泰国猝死。这个巧合，更加重了江凯的忧郁情绪。

一阵大浪拍来，终于将江凯左脚的拖鞋扑落水中，连带使他的半个身子也向下滑去；他的双手紧紧攀住一段墙垣，整个人就这么挂在堤防外，黝黑的石壁上。

无情的海浪竟趁胜追击，想将他再拉下去。江凯顽强的十指紧扣住墙头，瞬间被激发出的一股对生命的眷恋，隐含强烈的愤怒；咽喉干涩地鼓动着，自深处发出喑哑的呐喊，未及扬起，便被一波波海涛吞没，再扩散至深海处……

“我不甘心啊！谁，谁替我说句话？老天，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他的不甘心，怕只有风、雨、大海和那段被紧箍的墙头知道。

其实不然，他的呼唤，得到了距岸边一千五百公尺处海面上的回应。一艘原本奋力冲破涌浪的军舰，突然停止所有机件的运转，舰上警铃大作，舰长传令抛锚，官兵们慌乱地穿上救生衣，通信兵敲打着电讯。

这时，基隆海军第三军区获求救信号，编号五四八、五五二、五五五的三艘戒救船很快便准备妥当，向海上出发。保七总队也派出三艘警艇——一〇〇九、八二五及巡护六号抵达现场。

由这种超乎平常的紧张态势判断，若非是对这艘军舰的重视，就是舰上载运了重要的物资、弹药。

持续增强的风速所激起的巨浪已溢过舰面甲板，甚至将一个舱间的海底阀门整个冲走。舰上官兵纷纷集中到全舰最高的驾驶台，准备砍斧，在情况紧急时，将立即砍断救生筏固定索逃生。

戒救船使用撇绳枪，企图与之系连，却未成功。

一张张青筋暴涨、扭曲的面孔，在黑压压的天幕下，像演着夸张的默剧；所有狂乱的吼叫声，被吞没在风浪里，成了变调、刺耳的和音。

军舰虽然失去动力，但在湍急的海浪推挤下加速行驶，朝向岸边垂危的江凯而来。船身底部，在海波冲撞处，竟像传出了另一种声音：“江凯，撑住，别松手，你是江南造船所的‘试车专家’，是‘台湾的黑眉毛’，记得吗？别泄气……”

来自深海的声音回荡在江凯耳畔，像睽离四十六年的故乡；又像熟悉的母亲的召唤，殷殷切切，贯通血脉，掀启尘封已久的记忆。正如同军舰身上的标记——中胜 222，愈来愈逼近，愈来愈清晰。

“真的有时空机，可以把我带回到过去——”

江凯使尽力气，一跃而上，上半身趴到了地面，整个身体浸在地上的水渍中，似幻似真地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迅速反身坐起，望向四周，月黑风高的堤岸，再度陷他于极度愁绪中。

难道，只是幻觉？

江凯张着嘴，焦虑地远望乌黑的海面，眼前像悬挂在空中的一

块舞台黑布幔，是不是他的人生已演完，到曲终人散，落幕时分？过去，他常好奇：戏台上黑幕背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光景？那些演员，是否急着卸妆，等待下一场的演出？

而他，可还有下一场可供等待？

突然，黑布幔有了响应，江凯一惊，迅速起身细看，原来刚才不是幻觉，确实有东西在海面上晃动。他的心剧烈跳动着，抹去眼脸上绵密的雨水，忍不住惊呼出来。

“乖乖隆地咚！阿拉不是在做梦，是真的……”从黑幕中闪出的东西越变越大，随着波浪，冲着江凯迎面而来。

那是一艘军舰，一艘曾令江凯魂牵梦萦、牵肠挂肚的舰艇。像见到亲人向他呼唤，江凯忍不住内心的狂喜，奋力挥舞双臂，声嘶力竭呼喊：“中胜 222，真的是你！我是江凯，上海小歪在这里——”

江凯的狂乱，不亚于凶猛的波涛。

一声巨响，船身在距离他八十公尺远的“豆腐崖”峭壁下搁浅了。由于船底卡在岬角旁的礁石，从江凯的角度无法完全看见，他只能沿着防波堤跑去。一个踉跄，险些跌落海沟中，幸好抱住一块大岩石，然后几乎是爬行地往观光区方向挪移。

这个平时游客络绎不绝的地方，现在正大门深锁，江凯只好绕过一堆乱石，按自己的判断，从一处没有围栏的地方进去。

说是没有围栏，但正因临着海，有风化的岩块作为自然屏障，如果想越过，就必须在海里泅过。虽然距离不远，却是险象环生，很可能会遭尖锐的石块刺伤，特别是在这种风雨夜，恶水更是无情。

幸好年轻时练就了一身好泳技，江凯毫不犹豫就跳进海里。

水底，似乎较水面平静。

豆腐崖底部，长在暗处的岩块，庞杂尖锐，像只大海怪，仿佛

随时会跳出水面吃人。此刻，它的利爪正不安分地挑逗着江凯的每一寸肌肤；触碰之处，立刻出现朵朵红花，快速地在水中绽开。

江凯奋力游动，亢奋的情绪成了燃料，让他不觉得冷，也许或是全身冻僵，已无知觉。当手脚开始不听使唤，江凯也开始慌乱，所幸潮流的推挤助了一臂之力，他再奋力一搏，终于脱离了“海怪”的威逼，浮出水面，稍作喘息。

一想到中胜 222 正在不远处等着他，江凯忍不住痴痴笑着，黑暗中隐约可见矗立在眼前的这座七十公尺高的峭壁。豆腐崖，像个调皮的巨人，故意手插着腰，隔开江凯和中胜 222，和他们玩躲猫猫。如果力气够的话，应该可以攀上巨人腹部，横向绕到巨人身后，再攀爬下去，直奔中胜 222。

不过，黑暗中很难估算实际位置及距离，江凯不敢贸然行动，只能先爬过较低的岩石，进入观光区。

进了观光区，却只能看到中胜 222 的部分船艙。江凯顾不得双脚血迹斑斑，全身虚软无力，使出最后一口气，顺着观光步道，继续往崖顶爬；上到了崖顶，终于可以居高临下，俯瞰豆腐崖底中胜 222 的全貌。

雨势一点也不客气，越下越大，毫不留情，逼得江凯只好钻进崖顶一座小型瞭望台暂作休息。

说是瞭望台，其实只是个简单搭建，有着铁皮顶的棚架。江凯喘口气后，不放心，又迅速翻身滚出棚架，匍匐前进到崖边，急切地探头向下看，深怕中胜 222 只是个幻觉。

借着微弱的月光以及雨水反射的光线，江凯确定船身上清楚地标记着“中胜 222”之后，再度缩回铁皮架，放声大笑。

“哈哈……是依，依来了，哈哈……”

真也好，假也罢，江凯觉得这一切像荒谬剧，自己莫名其妙当上了男主角。从进了江南造船所到战乱，与亲人离散到台湾，在台湾这四十年的爱、恨、情、愁，竟然还会与中胜 222 在这种情境下重逢。看来，他与中胜 222 之间重叠的人生和纠缠的命运，绝非偶然。

“能再见到你，死也瞑目！”江凯躺在铁棚架里，双手抱胸，露出了满足的神情。

不知过了多久，仿佛今天的夜特别长。

江凯意识朦胧，半梦半醒，他相信中胜 222 就是他期盼已久的时光机，可以带他回到过去，让他的人生重新来过。

突然想到什么，江凯猛地坐起身，打起精神再爬出瞭望台，使劲站起来往山崖下观光步道的方向奔去。

找到了公共电话，摸遍身上所有的口袋，找出几个铜板，江凯迫不及待地想打电话给好友李百川和刘大风，他们应该也跟他一样，很怀念这艘军舰；还有他的女儿江东东，他想要把中胜 222 介绍给她，让她了解他过去的经历，希望借此化解父女之间的心结。

“芋仔番薯”

当客厅的电话主机响起，卧室里的分机也跟着响了。

李百川还没睡，正坐在床上发呆，他看一眼墙上的钟，已经是半夜三点，谁会在这个时候打来？这种电话会让人心惊胆战，第一个想到三个孩子，那三个各自独立的家庭。这是为人父母的习惯，即便他们都已经生了孩子的孩子，总还是会挂心他们。

前一晚跟孩子们聚餐时吵吵闹闹一顿，让李百川烦乱得很，这